

1

我们使劲地跺着脚，想让身体更暖和一些。

雪在开始变薄，有的地方已隐隐露出黑色的地皮。我和藕花专拣雪厚的地方踩，脚下发出温柔的扑扑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感到胸口发疼，鼻尖也红红的，嘴里哈出的白气，像蒸笼上的热气一样升腾。藕花指着旁边一辆自行车，笑嘻嘻地问我：“你敢不敢舔？”那是一辆半新的永久牌自行车，不知谁停在那里的。我看见车把那么的清亮可爱，就忍不住上去舔了一下。

就这样，我的舌头被牢牢地粘在了上面。

顿时，一阵钻心刺骨的冰冷疼痛，混和着铁锈的味道从舌头抵达全身。我接连打了两个冷颤，这才慢慢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应该说，那一刻，不是害怕，是

惊讶充满了我的心：怎么会呢？这么光洁明亮的车把，没有一丝锈迹，在我看来甚至可以称得上明媚可爱，怎么也能粘住人的舌头？我一直以为，只有那老锈斑斑、笨丑难看的东西，比如那些上了些年岁的老水龙头，沉重的一推吱嘎嘎尖叫的大铁门，才能做得到。

这个想法来自于我早年的一次经验。

在我小时候，大概六七岁这样子，我这头不老实的舌头，就曾因相同的一个动作，同院子里那只生满老锈的水龙头有过一次亲密的接触。那次接触的结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：我的舌头被生生地撕下一块皮，满嘴都是血。好几天，我无法进食，一吃东西就疼得咧着嘴仰天大哭。从那以后，一看到水龙头，我的嘴里就涌满一股铁锈的味道。

藕花愣了一会儿，咯咯地笑起来。

我躬着身子，俯就在车把上，仿佛在给它行礼。这个姿势确实令人好笑，就连我自己都忍不住想笑了。可是，我刚咧了咧嘴，就被我的舌头痛苦地制止了。它火烧火燎、钻心地疼着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
藕花弯着腰，皱眉皱脸地笑着，仿佛极痛苦，又仿

佛极快乐。她笑得浑身颤抖,并且,一边笑,一边还将身子虫子般扭来扭去。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动作:她在憋尿。我想狠狠地瞪她一眼,可是力不从心,只好在心里骂道:笑吧,笑吧!笑得尿到裤子里。

不远处,一群玩铁环的孩子被她的笑吸引,他们先是向这边张望,后来,干脆收起铁环,犹疑地走过来,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站住,一个个瞪着疑惑的眼睛,好奇地看着藕花,不明白她为什么会乐成那样。一个戴着兔子帽,刚学会走路的孩子,也学着她的样子,拍着手,前仰后合地笑起来。

“老天爷!快看,她在干什么?!”这时,一个稍大的孩子扭过脸来,大张着嘴巴,吃惊地看着我。他这么一嚷,那些孩子齐刷刷地都朝我看过来,这才发现还有更精彩的,呼啦一下围了过来。

我真是羞死了,一个劲地朝藕花使眼色,眼泪花花地向她求助。

“别动……”藕花强忍着笑,对我说,“别动啊,我去喊人!”她满脸通红,不知是笑的,还是被尿憋的,一阵风似的跑了。

我当然知道不能动。这是上一次舔水龙头留给

我的唯一教训。那时，由于年幼无知，舌头被粘住后，我像只被困的幼兽一样下意识地挣脱，当我的头使劲往后一扬，我那嫩嫩粉粉的一层舌头皮，就留在了那冰冷、长满黑锈的水龙头上。

那群孩子站在我跟前，一个个张大眼睛，惊奇地看着我，就听其中一个孩子长长地“噢”了一声后，非常肯定地认为我想用嘴把车子举起来，并说他昨天刚从电视里的杂技节目里看到过。他们开始挤来挤去，好占据有利地形，看得更清楚些。“别挤！别挤！”那个大一些的孩子一面仔细观察着我，一面维持着秩序。

我顾不上理会这些孩子，一心等着藕花来救我。她去喊人了，不过，看她那样子，该不会是先上完厕所，再去喊人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可糟啦！

藕花有个毛病：除了自己家，她从来不在别处上厕所，包括学校。她尽可能地使劲憋着，忍着，回到家再上。有一次，她在我们家写作业，没写上两行，就急匆匆地收拾起作业本来，准备回家。我见她满脸通红，嘴唇紧咬着，就知道她在憋尿，便极力推荐她使用我们家的厕所。她死活都不肯，跌跌撞撞地跑了。现在，没准儿这丫头又回家了，她家住在电影院后面，离

这儿有一站路呢，等她上完厕所再去喊人，那时，谁知道我的舌头还在不在我的嘴里！

我正胡思乱想，这时，一个女人扯着尖尖的嗓门，一声比一声高地唤着：“幸福！幸福！”朝这边走过来。那群孩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我，没有一个人回头搭理她。

我认识她，和我们住一个院的。孩子们在背后管她叫大白墙，可能是因为她的脸比较大，且比较白的缘故。她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也是我们院子里唯一的一台。不过，她人挺小气，每天天刚一擦黑她就早早把大门关了，生怕人家到她家看电视。

“我在叫你呢！”女人揪住那个认定我要用嘴举起自行车的孩子的耳朵就往外拽，边拽边教训着，“你耳朵聋啦！”小男孩一声不吭，三下两下便挣脱了母亲的手，又重新挤回到观看的队伍，做起我忠实的观众。

女人返身回来，拉起男孩就走，一边走，一边指着我对那孩子说着：“看见没有？千万别像她那样，用舌头去舔！”小男孩被拉走了。老远还听他哼哼叽叽地反抗着：“我要看姐姐玩自行车，我要看姐姐玩自行车……”

唉，照目前这个样子看，我和这该死的破自行车，还说不定谁玩了谁呢。

这时，就听一阵咚咚的脚步声，由远而近。我睁开眼睛一看，是姐姐，她辫子散开着，还没来得及扎，英姿飒爽，气势汹汹地来了。在她身后跟着藕花，从那轻松的表情与轻盈的脚步可以看出，她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。

姐姐用手拨拉开那些孩子，人还没站定，劈头盖脸地就朝我骂开了：“你知道你多大了？还玩这个，啊？”我哭丧着脸，低头默不吭声。再说，我也没法吭声。姐姐料定我今天不会回嘴，滔滔不绝地训斥着：

“玩点别的什么不好啊，非要玩这个？”

“妈妈说过多少次了，到了冬天，舌头要离铁东西远一点。”

“你还真舔上瘾了！”

“从你那年舔水龙头时我就看出来：你这个笨脑子啊，不会转弯的。”

“你怎么就这么没记性呢！”

“知道吗？只有傻瓜才会掉进同一个陷阱！”

……

姐姐发这么大火，你别以为她是针对事情本身，不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！她可不像爸爸妈妈那样完全无条件地疼爱我。无论何时，何事，她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。她的怒气，我揣摩，多半是因为她因这事被叫出来而恼火。而且，她是这么狼狈，连辫子都没梳！而她又是那么一位注重仪表的人，每次在镜子跟前不折腾个半小时她是不会出门的。

我忍气吞声，低眉顺目，等着她骂完后，好来拯救我倒霉的可怜的舌头。现在，它倒是不怎么疼了，只是有些麻腾腾的。

忽然，姐姐的斥责声停止了，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。我松了口气，心想，这下可算唠叨完了。

我费劲地抬起眼皮，只见姐姐扭过头去，出神地看着前面，刚才的凶相与愤怒一扫而光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惊讶与艳羨。顺着她的视线望去，我看见一个女人从街上走过，她皮肤很白，身材修长，烫着一个电影里女特务似的“鸡窝头”；最让人眼睛受不了的是，她身上穿了一条裤腿巨肥的裤子，那可不是一般的肥啊！

“看那裤腿，比裤腰还肥呢！”藕花喃喃自语，语气

里充满惊叹。

直到人家走远了，看不见了，姐姐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。她重新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想接着刚才的话茬再骂几句，可是，她的嘴不好使了，好像再也找不着刚才那种训斥我的感觉。“我告诉妈去，你就等着晚上挨揍吧！”姐姐撂下这句话，扭身走了。

我以为她会骂我一通，然后再救我出来，想不到她骂完了，却把我丢在这儿，一个人回家了。我委屈地哭起来。

说是哭，其实只是无声地、叭嗒叭嗒地掉眼泪。我后悔死了，为什么要去舔车把呢？为什么就没有预料到那光亮、可爱之下隐藏的陷阱？难道真像姐姐所说，我的脑袋笨得转不过弯来？

这时，藕花忽然捅了捅我，压低嗓门悄声说道：“陈星亮。”

正愣神间，藕花又小声嘀咕一遍：“陈星亮来了！”

我一听，心说坏了，这种丢人的事，怎么会被同学撞见？刚才我还在心里思量这事呢，想不到这么快它就发生了。我耷拉下眼皮，在心里直求老天爷：让这家伙快走吧，让他别往这边看！

“来啦，他来啦！”藕花悄悄地小声报告着，语气里有压抑不住的亢奋。她有时就爱这样，总想着看别人的笑话。此刻，唉，我真但愿地上有条小缝。我下意识地调整了一下姿势，好使自己不至于太难看：我抬起胳膊，做出一副擦汗的样子，并在心里安慰着自己：如果不仔细看，兴许看不出来。

“他停下了，”藕花又悄声报告，嘴里吃吃地笑着，“他在看你！……你没看见，他的嘴巴张得有多大！”

我叹了口气，胳膊慢慢地放下来，停止了“擦汗”。看吧看吧，随便看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

这时，就听藕花说道：“他走了。”她踢了一脚脚下的雪，语气里有微微的沮丧。

我终于松了口气。可是，没过一会儿，我悬着的那颗心还没完全落回到肚子里，藕花又大呼小叫起来：

“看，他又回来了……”

是的，那家伙又回来了。他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跑到街对面的诊所，喊来了他的爸爸。当陈大夫把一搪瓷缸滚烫的热水浇到车把上，我就感觉舌头咔哒一声，从那光亮、险恶的车把上滑了下来。然而，它没有马上回到我的嘴里，那可怜的舌头已经僵直、麻木，仿

佛不是我的，它惊惶未定，还没有完全从这场噩梦中走出来。

“还好，没有冻坏。”陈大夫说。

我低着头，等着他训斥我。然而，他没有像其他大人那样做，只是摸摸我的头，说道：“快回家吧！”

陈星亮站在不远处，隔着一段距离向这边望着，当我们的目光相遇，他把头扭开去，望向别处。我想，他是怕我不好意思哩。

天快黑了，孩子们都散了。四周渐渐地安静下来。

我蹲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截枯树枝，轻轻地抽打着地上的雪。此刻，我既不快乐，也没有不快乐。我不想回家，也不想去哪里，只想这样呆着。

“回家吧！”藕花抬头看看天，又环顾一下四周。周围出奇的安静，只有雪在暮色中闪着蓝莹莹的光。

“是不是怕回家后挨揍？”

我没有吭声，只是在心里回答她：挨揍倒是不会，骂两声肯定是少不了的。

我一下一下地抽打着地上的雪，看着雪从枯树枝上纷纷落下来，重又落回到雪地上，忽然之间，我感觉

到一阵疲倦：一种陌生的、从未有过的感觉漫过全身。我将头枕在胳膊上，胳膊放在膝盖上。

我听见藕花对我说：“你不回，我可要回了。回去晚了，又得看张秀兰那张大长脸。”她把书包换了一下肩，走了。

没走上两步，她忽然又站住了，回过头来，指着前面对我说：

“看，一个解放军！”

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穿军装的男人，急匆匆地向前走着。他身材魁伟，高大，手里拎着一个大大的行李包，正大步流星地朝前赶着路。在他的身后，灰沉沉的暮色正紧紧尾随他而来。

我看见那个解放军，在前面路口往右一拐，朝我们家走去。

## 2

回到家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我推开门，只见那个穿军装的男人，背对着门，正

低头弯腰洗脸。妈妈手里拿着毛巾，像个丫头似的站在旁边，等着给他递毛巾。

妈妈转头看见我，忙说道：“看，谁回来了？”她那张红扑扑的俊脸上，有那么一股子掩饰不住的娇羞和喜悦。看这样子，好像还不知道下午发生的事。

啊！除了爸爸，还有谁这么魁梧、高大，笑起来声音像洪钟一样？就连洗脸时发出的动静——那种扑噜、扑噜的声音，也比别人响。

我远远地望着他，这个不久前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，此刻竟然在我们家的厨房里洗脸，这真像做梦一样。

爸爸转过身来，从妈妈手里接过毛巾，抹了一把脸，然后笑呵呵地看着我：“回来这么晚，又去哪儿疯玩了？”

我真想跑过去拥抱他一下，可是不知怎么地，忽然之间，我变得扭捏起来。我站在那里，羞涩地喊了一声：“爸爸好！”就像在路上碰见认识的人，喊一声“叔叔好”、“阿姨好”一样。

妈妈扑哧一下笑了：“跟你爸爸还客气？！”爸爸仰头哈哈大笑，我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。

通常，爸爸每次从部队回来，开始时我跟他总是有些生。说不上来为什么，他身上附着一种外面世界的陌生气息，总让我放不开。不过，过上个把天，这种陌生感就会消失，我和他又没大没小地闹腾起来。

“原来那个解放军是你呀。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刚才我和藕花在路上看见你了。”

“哦？那怎么不叫我？”

“我还拿不准。”其实，看到那个解放军时，我压根就没往爸爸身上想。

在那些等待爸爸的日子里，一想到爸爸回来，在我脑海里，就会跳出一幅英雄凯旋的画面：爸爸胸前佩戴着大红花，敲锣打鼓地被人簇拥着，喜气洋洋地回到家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把他跟那个在沉沉暮色中，低头匆匆赶路的人联系在一起。

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爸爸，希望能找到一处战争留下的痕迹。

“呀！爸爸，你受伤了？”我指着他洗脸时撸起袖子袒露出来的胳膊问。在靠近胳膊肘的地方，有一个亮亮的，仿佛伤疤似的痕。

“啊！在哪里？”妈妈脸上一时变了颜色。她抓起爸爸的胳膊，瞧了瞧，又放下了。“吓我，”她瞪我一眼，说道，“这个伤疤早就有的呀，你爸小时候磕的。不记得啦？”

我又仔细瞅了瞅爸爸的另一只胳膊，同样，没有发现半个弹眼与伤痕。爸爸的胳膊那么粗壮、有力，真要是子弹来了，一见这胳膊，还不得吓得拐弯绕行。

爸爸咚咚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膛，说道：“放心吧，一根毫毛都不少。我走的时候什么样儿，现在还是什么样儿。不信，呆会儿让你妈妈检查一下。”说完，他笑嘻嘻地看着妈妈。

妈妈的脸更红了，她嗔了一眼爸爸，喜滋滋地做饭去了。

我微微地有些失望。

在内心深处，其实我更希望爸爸受点小伤。一些无大碍的小伤——不危及生命，又不太痛苦，不会让我们太难过——那样，我觉得他才像个英雄。而且，伤疤对于军人来说，那就是一枚勋章啊。

“好看吗？”姐姐左顾右盼地照着镜子，问我。

她身上穿了件新毛衣，玫瑰红，小腰那儿掐得窄窄的，只有一小握，本来已经够显山露水的姐姐，这么一穿更是山是山，水是水了。

今天下午她丢下我不管，自己走了，我当时发誓一辈子不理她，不跟她说话，可是一高兴，我就把这事给忘了。

我冲她身上的新毛衣撇撇嘴：“爸爸给你买的？”

“别急！也有你的。”

姐姐扯扯身上的衣服，继续征求着我的意见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她一向是个自以为是的人，难得有征求别人的意见的时候。

看她满脸期待地在等着我的表扬，我只好在一旁坐下来，指挥她前后左右给我看了一遍，然后，我皱皱眉，指了指她那十六岁的骄傲、结实的胸脯说道：“就是这里，不太好——太明显了……”

她红了脸，飞快地把胳膊挡在胸前，瞪我一眼：“去，一边去！”

这天晚上，我被赶去和姐姐睡。平时，我都是和妈妈一起睡，可是爸爸一回来，我就得走。这样被赶来赶去的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

我赖赖唧唧地不想走，向他们一个劲地保证着：“我只占一小块地方。看，就这么一块——”我用手比划着。

爸爸和妈妈都不吭声，好像没听见，谁都不理我这茬。

这时，就听姐姐在隔壁房间喊我：“小宝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我一听就知道，她这是调虎离山计。

我还想为自己争一争。这时，妈妈抿着嘴，很快地扫了爸爸一眼，板起那张红扑扑的俊脸说：“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听说今天下午……”

“下午怎么啦？”爸爸问。

我噔的一声跳下床，一边低头摸索着找鞋，一边大声对姐姐说：“我来了……你想对我说什么呀？”

### 3

2月下旬的一天，我们收到了爸爸从前线寄来的信。

信是邮递员送来的。

那天正好是个星期天。早饭时，邮递员胖赵那尖利的大嗓门像高音喇叭似的在楼下院子里响起来：“302 陈秋芳，302 陈秋芳，赶快下来，有你一封云南前线的来信，有你一封云南前线的来信！”

正在盛饭的妈妈浑身一哆嗦，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，她一下子跌坐在旁边一张椅子上，“快，你爸来信了！”手忙脚乱地指挥我们下楼拿信。

当我和姐姐飞跑下楼，已经有两个邻居等在那里了。大白墙手里端着粥碗，捏着油条的胖手成兰花状，油乎乎的一张嘴嘟哝着：“看看嘛！真是的，又看不坏！”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胖赵站在中间，生怕有人抢似的把信举过头顶，一脸凛然地护卫着它，直到把它交到飞跑而至的我的手中。

一看到信封右下角款处的“云南”两个字，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。

“赶快拆开看看！”大白墙用油乎乎的胖手指指信，催促着。我躲闪着她的肥猪手，生怕弄脏了爸爸的信。

“看看里面都说了些什么？”居委会王奶奶也凑上来。